

退庵隨筆

正一
冊

退菴隨筆卷四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官常

昔人言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則天下自治然仕風與士風却是一貫士習果正則仕風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說也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爲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卽當心安志定爲地方籌久遠之計呂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

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方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真味者

古人以四十爲強仕之始以五十爲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爲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

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土
習洪熙元年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
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
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
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
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
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
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

祖范

曰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

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爲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爲學之日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已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旣已盡其才竭

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卽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間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於躡躡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卽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饑若驟若馳其旣仕也若沈若淨

若寤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真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
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卽各有其居各思其居
卽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
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疎又必計之周
慮之到卽如地方官以撫字懲奸爲職或民人流亡於吾
地豈得以爲他方之民而不卹乎賊盜逋竄於吾境豈得
以爲他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
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爲憂凡事之流弊後

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爲利而在彼則爲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俑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云爲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

此三者何患不治

三國志李通傳注所引

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

呂舍人

本中

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爲出於呂

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

然若呂所言則慎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

九我

嘗言

李若谷侍郎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曰
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郎正色曰何嘗
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
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爲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臯陶謨簡而
廉孔傳則直以廉隅釋之故朱子釋廉爲有分辨不苟取
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爲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
氣夫清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

可凌翁姑壓夫子詈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
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
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戎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
必設官分職哉

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宜有請飭宰相調變弭災疏云臣
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
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行
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

苟懷緘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
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

上諭云十二三年時有過舉夫自

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上諭旣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
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
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
且爲萬世之憂夫旣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
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

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立清夜
捫心其能自慰乎

黃靜山

永年

曰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
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
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
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
爲相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
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
公者真相臣之則也夫

陳文恭曰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爲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王從之滹南詩話云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
有美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
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
路有暍死人也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
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強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
乎規諷雖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何必定以此
繩之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畧其細故於平素乃
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
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乎此

雖是論詩之語而實可爲廷臣進諫之程也

姚姬傳

鼎

翰林論云爲天子待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

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歟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歟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

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也孰肯爲盡職者哉

湯文正

斌

答沈荳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

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
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
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
望勿逐時好署中堂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
勝德真座右銘也

今翰苑儒臣以侍直 三天爲榮遇必品學兼優者方與
斯選蓋學不勝其品則無以擴格物致知之功品不勝其
學則無以端誠意正心之準不知格致誠正更何論修齊